

FROM DEFEAT TO VICTORY

从失败 到胜利

【英】C.J. 迪克 著 小小冰人 译

1944年夏季东线的
决定性与
非决定性战役

THE EASTERN FRONT,

SUMMER 1944

DECISIVE AND INDECISIVE

MILITARY OPERATIONS

台海出版社

FROM DEFEAT TO VICTORY

从失败 到胜利

1944年夏季东线的
决定性与
非决定性战役

英】C.J. 迪克 著 小小冰人 译



FROM DEFEAT TO VICTORY: THE EASTERN FRONT, SUMMER 1944
DECISIVE AND INDECISIVE MILITARY OPERATIONS, VOLUME 2 By C.J.DICK
(CHARLES J. DICK), FOREWORD BY DAVID M. GLANTZ
Copyright: © 2016 b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ChongQing Zven Culture communication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版贸核渝字(2017)第18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失败到胜利：1944年夏季东线的决定性与非决定性战役 / (英) C. J. 迪克著；小小冰人译。— 北京：台海出版社，2018.12

书名原文：From Defeat to Victory: The Eastern Front, Summer 1944 Decisive and Indecisive Military Operations

ISBN 978-7-5168-2183-1

I . ①从… II . ① C… ②小… III .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
战役—研究—1944 IV . ① E1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69425号

从失败到胜利：1944年夏季东线的决定性与非决定性战役

著 者：[英]C.J. 迪克

译 者：小小冰人

责任编辑：俞滟荣
视觉设计：王 涛

策划制作：指文文化
责任印制：蔡 旭

出版发行：台海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20号 邮政编码：100009
电 话：010-64041652（发行、邮购）
传 真：010-84045799（总编室）
网 址：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thcbs@126.com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重庆长虹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字 数：323千 印 张：19
版 次：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8-2183-1

定 价：9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译本序

当 1944 年夏季来临，苏联红军和英美盟军在欧洲大陆两端“同台竞技”时，前者似乎总是能毫不犹豫地发起一场接一场进攻，几乎每一次都能歼灭大批德军有生力量，进而迅速收复失地、向德国的心脏——柏林方向挺进；而后者虽然也挫败了德军的战略意图并给对方造成了严重损失，但其谨小慎微的进攻、缓慢的推进和不分主次的资源投入不仅让战况过早地陷入僵局，而且让大量德军得以有序后撤，从而重新组织防御。

每当谈及苏军意志坚决、牺牲巨大的进攻，人们往往会强调苏联的体制可以集中令西方国家望尘莫及的战争资源，也能够承受西方国家难以想象的人员和物资损失。这固然是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但绝对不是关于胜利的全部真相。除了政治、社会层面的因素之外，苏联人在策划、组织和实施战役的水平上也要胜过英美盟军一筹，他们比美英同行更清楚应该制定什么目标，以及在何时何地、动用何种资源、以何种方式发起进攻才能更好地实现这些目标。

当然，苏军的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毕竟 1944 年已经是开战的第四个年头，前几年的惨痛挫败、艰难重生和曲折反攻，甚至包括 1944 年那些并未完全实现既定目标的战役，都可以视作一场残酷而又漫长的学习。在代价高昂的学习过程中，苏军的战争学说得以不断发展完善。那么，苏联人究竟在战争中学到了些什么，他们是怎样把新的认识和原有的学说融会贯通的，又是怎么践行新知从而转败为胜的？本书所要讨论的正是这些问题，不过主要不是在宏观的战略层面和微观的战术、兵器技术层面，而是在中观的战役层面——毕竟苏军最突出的“学习成果”就体现在其战役法的演进上。

正如标题表明的那样，本书通过分析和审视 1944 年夏季的三场战略性进攻战役——白俄罗斯战役、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以及雅西—基什尼奥夫战役，考察了苏军战役法发展成熟的过程。为了说明战役法最终趋于完善，作者还对发起于次年年初的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进行了必要的述评，虽然并不属于 1944 年战役，但是它的巨大胜利无疑建立在 1944 年的理论与实践成果之上。

也许本书最值得称道之处是东西两条战线的对比，和苏军大开大合、环环相扣、直指要害的战役法相比，英美盟军那种低速短打、四处添油的做法不免显得相形见绌。当然，作者清醒地认识到高效的苏联模式值得借鉴但不可复制——毕竟要考虑到双方在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诸多方面的差异。更具普适性的还是1944年时苏军表现出的那种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做法，具体来说就是根据日新月异的自身条件和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不断发展自己的概念体系和战争理论。

需要注意的是，本书不是对1944年夏季东线所有进攻战役的完整介绍，并不会有时间地点人物完备、起因经过结果齐全的历史叙述，更多的是对战场数据的分析和对苏军行为模式的总结。因此，初次接触苏德战争史的朋友如果想了解这些战役的详细经过，还应参阅其他相关著作。如果您已经对东线战事有了一定了解，那么本书无疑会帮助您更深入地探究苏军的取胜之道。

序 言

这是 C.J. 迪克对同盟国 1944 年夏季，在东欧和西欧对纳粹德国军队展开军事行动采用的不同方法所做的比较批评，重点分析了苏联的陆战方式，并且指出这种方式不仅和西方盟国的做法存在显著不同，而且更加有效。

本书的标题是《从失败到胜利：1944 年夏季东线的决定性与非决定性战役》，审视苏联红军 1944 年 6 月下旬至 9 月如何在东欧遂行军事行动。红军从 1941 年和 1942 年令人尴尬且代价高昂的失败中崛起，1942 年年底夺得战略主动权，1943 年巩固胜利，1944 年转入战略进攻，一举打断德国军队的脊梁并为 1945 年的全面胜利铺平了道路。迪克设问道：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标志其成功的特点又是什么？他认为，答案可以从红军这一时期实施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攻势中找到。他对这些攻势的研究，以红军 1942 年与 1943 年间发生的理论和机制变革为背景，发现了红军军事行动的一些显著特征，这些特征提供了上述问题的答案。简言之，虽然红军在战争头两年面临严重困难，但他们最终学会了如何在战役层面从事战争，这一点反过来又造就了战略性胜利。

本书和 C.J. 迪克的另一部著作——《从胜利到僵局：1944 年夏季西线的决定性与非决定性战役》一起，为对比同盟国军队在整个战争期间的不同打法提供了有效的依据。为此，迪克探讨了不同的历史经验（不仅仅涉及战争的类型和规模）如何导致东西线战事沿不同的概念路径发展。他的分析结论是，苏联的路径更适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陆战性质。简单地说，苏联人严谨的理论分析，以及对更深刻、更惨痛且代价高昂的经验的熟练运用，使他们发展出了卓越的战役概念和技术，方法和结果的对比分析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抛开西方盟国与苏联的文化和政治分歧，迪克认为，苏联人对“战役法”的表述、接受和实践，使红军在 1944 年夏季的表现异于西线盟军。从军事艺术角度看，这一点铸就了红军相对而言的成功。

展望未来，尽管西方国家的军队，特别是美军，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认真对

待战役法学说，但迪克认为重视程度仍然不够。他发出警告：若西方国家及其领导者当下和未来不承认、不理解战役层面的重要性，即便有可能成功从事战争，也会面临重重困难。我赞同这个结论。

戴维·M. 格兰茨
宾夕法尼亚州卡莱尔

鸣 谢

贸然开始写作本书后，却发现比自己预想的困难得多。许多次，我闷闷不乐地盯着电脑，脑中毫无想法，或凝望园篱上勤劳筑巢的小鸟，希望自己也能沐浴在阳光下。其实去哪儿都行，只要别待在书桌前。这个项目之所以得以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的爱妻希瑟。她容忍了我的烦躁或心不在焉并对自己受到周期性忽视表现出非凡的忍耐。在我意志消沉、不愿工作时，她鼓励我并提出有益的建议，使某些段落读起来更加流畅。但她提供的最大帮助是校对。她的耐心、对细节的注重和建设性想法使本书更加准确，也更具可读性，若由我来从事这项工作，肯定事倍功半。

拙著中的观点和见解，很大程度上基于我的阅读，但更多归功于对“参谋旅行”和“战场之旅”的无数次讨论，建立在各种讲座或一杯红酒、啤酒的基础上。我无法逐一列出三十余年研究过程中为我提供帮助的所有人，但必须特别感谢五个人，他们阅读我的草稿，提出建议并赋予我新的见解。我在苏联研究中心（后改为冲突研究中心）和他们一同工作并彼此结识。他们在军事历史方面造诣非凡，对我的研究——战役法——至关重要。其中四位军人深刻思考他们的专业，他们的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此，无论是服役期间、在参谋学院任教员期间，还是在我的整个写作过程中都是如此。它们是在英国的芒戈·梅尔文少将和约翰·萨瑟埃尔少将，在美国的戴维·格兰茨上校和莱斯·格劳上校——这两位军人已成为学者。唯一的平民是杰克·基普教授，他在学术界度过了杰出的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与戴维和莱斯一同研究相同主题并撰写相关领域的论著。我还欠戴维另一份情，他从自己无与伦比的苏联文章和总参文件收集中为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料。

当然，写作仅仅是一部著作诞生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它必须出版发行。我非常感谢堪萨斯大学出版社总编迈克尔·布里格斯，他的鼓励和建议加快了这一进程。我在苏联研究中心时的同事和朋友安妮·奥尔迪斯也做出了宝贵的贡献。编

辑本书时，她对内容和结构提出了不错的建议，以独到的目光审阅标点和语法细节并提议修改不恰当的措辞。她操作电脑的能力远甚于我，因而由她将草稿组织成出版社需要的格式并对尾注和参考书目加以整理。我还要感谢拉塞尔·沙吕伊桑，原先的彩色地图虽说漂亮，但难以辨认，是这位制图员将其改为易于阅读和理解的黑白地图。

谢谢你们！

C.J. 迪克

前 言

本书的意图不是要描绘一场战役的全貌，相反，书中提供大量资料以支持我对战役的分析并且审视这些战役的实施是否遵循军事理论，以及相关理论在多大程度上提供了出色的行动指导，或是否需要加以必要的修改。本书采用的方法与我的另一部论著《从胜利到僵局：1944年夏季西线的决定性与非决定性战役》大致相同，通过参谋旅行掌握的情况显然较少——我只参加过一次和书中分析的战役相关的参谋旅行^①，无法亲自研究地形也是个缺憾。

但另一方面，我的任务由于苏联军事著作的严肃性而变得较为容易，这些著作与大多数西方资料不太一样。西方的军事历史，无论是官方的还是学术性的，往往倾向于叙述的形式，旨在告诉读者们发生了什么，有时也阐述为何会发生。这种流行的写作方式在苏联同样普遍，但苏联军方（或在其主持下）还推出过大批著作，主要目的是教学和分析——例如，这些著作试图回答以下问题：不同情况下，何种力量对比和兵力兵器密度能确保突破？完成各种任务需要怎样的武器混编？何种因素决定战役速度？进攻速度如何影响伤亡率和后勤持续性？就像参考书目证实的那样，这些著作通篇阐述单一主题，往往非常详细。例如 A.I. 拉济耶夫斯基的《突破》和《坦克突击》，分别研究遂行突破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战役发展阶段的坦克集团军。M.M. 基里扬的《方面军进攻》研究的是方面军（集团军群）层级的突破和战役发展。V.A. 马楚连科撰写了关于隐蔽和欺骗，以及实施战役合围的详细专著。F.D. 斯维尔德洛夫在《战斗中的先遣支队》一书中剖析战术与战役层面的重要联系，而 V.Ye. 萨夫金探讨了影响进攻速度的各种因素。这只是数以千计的书籍和文章中的几个例子，而这些书籍和文章是变身为学者的高级指挥员们详细搜寻档案资料后编写的。这些著作并非写给普通读者，而是为各

^①在我那个年代，成本因素、政治敏感性和后勤问题使指挥官们不愿考虑在前苏联的大部分地区和华沙条约国家进行参谋旅行。至少就1944年战役的庞大规模来说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忙碌的高级军官和他们的参谋人员并不欢迎这种旅行，因为很少有直升机可用，往来于各作战地点往往需要驱车4—5个小时。因此，我仅在2001年同盟军快速反应部队参加过一次东线参谋旅行，涉及维斯瓦河—奥得河进攻战役。至于其他战役，我只能详细研究地图——在可能的情况下，研究当年的地图。

学说作者提供一个“科学的”基础并成为军校学员研究战争战术层面、总参学院学员研究战役层面的教材。这些与在西方国家能找到的任何著作都截然不同的书籍，构成了本书主要内容的资料来源，而德国和以德方视角为基础的著作则用于检验某些苏方说法的准确性。^①这些原始资料使本书与《从胜利到僵局》的笔调明显不同。

本书中，对红军经受的考验、磨难和赢得的胜利，我采用较粗略的笔触来阐述。若像描述西线战役那般详细，即便只涉及东线最重要的行动，也需要过多篇幅，因为这些战役的规模太过庞大。例如，光是为期五周的白俄罗斯战役，其构思和实施所涉及的地理范围甚至超过以诺曼底突破为开始、持续至9月中旬的整个八周战役：前者涵盖的地域约为550千米乘600千米，而西线盟军仅为350千米乘450—500千米；前者涉及230万人，西线只有150万人。要想做出全面调查，就必须考量非常多的战役。1944年夏季，有八场战略性行动涉及多个方面军（集团军群），单个方面军遂行的战役更多。我把研究目标集中于三场最大、最重要、最成功，且密切相关的战役。这些战役共同取得了决定性战果，它们是本书中战役法演变这一主题的最佳诠释。承认这些胜利的同时，我也承认另外几场战役没能实现既定目标，有几次甚至和目标相差甚远。德国军队仍是个强大的对手，许多苏军将领缺乏经验、教育和及时掌握不断发展的概念及技术的能力，有时甚至根本不具备这些。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对“将才”的分析无法涵盖苏军每一位战役层级指挥员。研究1944年夏季西线盟军时，我只需审视7名将领的战绩，而分析苏军三场战略性战役时，必须着眼于58名指挥员。由于这些原因，对红军的评判，重点不会放在个别指挥员的表现上，而是集中于战争高级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阅读本书之前，不熟悉苏联军事术语的读者应该看看《苏联军事术语和编制指南》一章。其中许多术语并不为西方人熟知，这种专业化的军事词汇，对理解红军的理论和实践至关重要，必然在本书中频繁出现。

第一章阐述的是深具决定性的1944年夏季战役之背景和来龙去脉。首先回顾

^①供大众消费的军事史，兜售苏联对历史的解释，存在高度选择性，部分描述纯属捏造，还掺杂乏味的政治内容。而军人学者中的许多人过去是战役层级指挥员，他们使用的资料是对以往战役细节的挖掘，战争期间得到全面收集、筛选并存放于国防部档案馆，其目的是为日后的教学服务。这些资料并非用于宣传，而是作为未来学说的基础，因而力求准确。

苏军战前学说的演变，重点是 1936 年野战条令概述的理论。从理念上看，这个学说在许多方面领先于德国 30 年代末发展出的军事理论。可是，这一颇具前途的基础却因苏联领导人犯下的巨大错误而遭到严重破坏，特别要归咎于战前对军官团的大规模清洗和 1941 年—1942 年的军事灾难。虽然苏联在人员、装备和领土方面蒙受灾难性损失，但政府的政治权威和战时经济，即便在灾难中也得到恢复。这些先决条件，加之德国人犯下的战略性错误，使红军得以重生——这是一场非凡的重生，因为红军当时仍在同德国 80% 以上的军力（还没算上其他轴心国军队）进行殊死斗争。利用不断增加的武器装备、巨大的人力资源储备和战争初期获得的经验教训，苏联人以坚实的战前理论为基础，发展出稳定战略态势的方法，尔后扭转了战争第二阶段的局面。从 1943 年夏季起，战略主动权已掌握在苏联手中，这一点无可置疑。事实证明，红军是一个学习型组织，虽然他们的确为所受的教育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第二章描述、第三章分析 1944 年夏季战役中最重要的三场战略性攻势。这些战役共同表明苏军战役法已趋成熟。我首先概述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遂行战役的战略决策。他们将发起三场精心策划、连续实施的战略性进攻战役，每场战役的目的都是歼灭一个敌集团军群。累积的战略性影响将彻底打垮东线德军并重新收复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领土。第二章概述白俄罗斯、利沃夫—桑多梅日、雅西—基什尼奥夫战役的突出特点和演变，简要审视每一场战役的问题、地幅、敌方兵力和部署并介绍旨在达成歼灭从而赢得决定性胜利这一目标的战役思想和计划。尔后是对每一场战役发展情况的概括和分解，就像苏军常做的那样，分成两个基本阶段：突破和随后的发展——以歼灭敌军为主要目标，以收复领土为重要结果。

通过对比与总结可知：每一场战役都必须克服对方预先准备的防御阵地；每一场战役都选中一个或多个德军主要集团加以合围和歼灭，其结果是导致敌人一个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军团崩溃，随之而来的是红军突入敌战略纵深。突击方向的选择、对兵力的精心计算，以及优势力量的集结，都是为了在理想期限内实现目标。突然性是保证目标得以实现的一个基本要素，为此，红军策划并实施了马斯基罗夫卡计划，特别是采用欺骗手段诱使德军稀缺的预备力量远离红军主要突击方向。进攻发起时，兵力和兵器优势无情地驱使苏军向前挺进，毫不顾及损失，其势头令敌军难以应对，从而为战役机动创造机会，而这种机动会使敌人显得无能为力。一旦防御崩溃，德

国人被逼入一种纯粹的被动状态（越来越迟钝），新的战役—战略可能性会就此出现。苏军最高统帅部便可以扩大目标范围，发展相应的战役理念。负责发展胜利的力量深深楔入敌人后方，其意图是在对方充分展开防御前夺取战略要地。几周后，由于后勤补给线过度拉伸，苏军的攻势渐渐平息。本章附录描述红军 1944 年获得发展的后勤体系，强调其非常适合进行机动作战的特点，当然，也提及了其局限性。

第三章分析的是苏军赢得胜利的理念、手段和方法。苏联非常喜欢对战斗的各个方面加以统计分析的研究方法，对所有战役的研究莫不如是。军事理论的演变是苏军得以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1936 年的野战条令在当时较为领先，但仍存在无法彻底理解或掩盖的缺陷和问题。1944 年的野战条令表明红军通过对近期战时经历的详尽、深入分析学到了不少东西，但是，在突破敌防御，尔后无缝过渡到战役机动，从而突入纵深、奠定胜局方面，这份条令依然存在问题。虽然频频发生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红军还是对这些问题的性质和克服之道加以研究。很明显，研究与反思让苏联人对战役法的掌握日趋成熟。他们对进攻速度、战役纵深及其伤亡率造成的影响等问题的分析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本章附录是苏联对方面军进攻战役策划过程的描述的简短摘要。本章结尾处概述 1945 年 1 月—2 月趋于高潮的维斯瓦河—奥得河进攻战役，表明红军完整而又迅速地吸取了近期战役的教训，并且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做出了改变。

第四章的一些结论适用于西线盟军和苏联红军进行的战役。我首先阐述西线与东线间的互动——以确定双方的合作程度，以及彼此间的态度、偏见和互动给对方造成的影响。我还更深入地考虑了贯穿《从胜利到僵局》一书的一条线索：作为一个联盟，红军与西线盟军在遂行战役时会遇到的问题，以及要面临的隐患。红军的最大优势之一是他们策划并实施战役计划时，无须同盟友认真协商并做出妥协。艾森豪威尔无法轻易让美军或主要盟友的军队沦为次要角色，相比之下，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在选择主要、次要突击方向和战役顺序方面不受限制，因而能取得最大战果。若没有联盟的掣肘，西线盟军是否更好驾驭，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但显而易见的是，他们的军事理论不太先进，而对自己赞同的军事原则，他们的遵守也是断断续续的。

盟军与苏联红军之间另一个有趣而又重要的对比是他们对情报、突然性和欺骗的不同态度。盟军掌握着制空权，以及种种“超级机密”，这使他们在高级情报

方面占有优势。盟军利用这些优势赢得了战略欺骗的胜利，德国人不仅没能对最初的诺曼底登陆加以防备并做出有效应对，在接下来的6—7周也未能集结足够的力量遏止盟军进攻，更别说击败对方了。但盟军在战役层面取得的成效不大。虽说经常洞悉德军指挥部门的决策并获得关于西线德军状况的宝贵情报，但盟军实施的战役欺骗较为有限，遂行的战役通常过于谨慎，大胆的决定也许能取得出色战果，但他们不愿为此冒险。而苏联人惯于在战役层面充分利用这些力量倍增器。他们令德国人手忙脚乱并错误地部署战役预备队，这造就了“重大胜利”与“有限成功”之间的巨大差别。

第四章还提供东、西线战役较为详细的对比。理论准备方面的不同和双方军队的差异迅速显现，从历史角度着眼，盟国军队更倾向于小规模战争思维，而红军强调的是集团军群的对抗，竭力打造战役法的实施手段。对苏联人而言，战役法至关重要，但在英国人和美国人看来，这不过是扩大的战术而已——用前者的话来说，就是“大战术”。因此，盟军致力于夺取具有战术重要性的地区、解决战术问题、尽量降低伤亡、避免混乱和失去方向，策划人员首先考虑谨慎、严密的控制和规模有限的分阶段进攻。这种措施的后果是，避免风险的进攻沦为一场速度缓慢的推进。苏军的战役理念倾向于发起规模更大的行动，通常具有深远目标。另外，其主要目标几乎总是歼灭敌重兵集团，而非攻城略地（实际上，歼灭敌军后，相应地区自然落入红军手中）。在苏军看来，赢得战役胜利的一个基本条件是进攻的高速度，他们力求尽快达到这种速度。速度被视为一种力量倍增器，高速度能始终使敌人处于失衡状态，逼迫他们竭力投入必要的兵力，并且寻找正确的时间点，以期恢复防御完整性。为实现进攻的高速度，苏联人做好了蒙受高昂的初期损失的准备，可以接受一定程度的混乱、承担失去对战斗的部分控制的风险。只要每一位下级指挥员牢记上级的意图，特别是主要突击意图并努力加以实现，缺乏紧密而又连贯的指导并不会导致突击行动过度分散。

在两条战线上，大多数战役开始时都必须突破对方多少有预先准备的防线——这通常是一项极为艰巨的挑战，德国人是颇具能力且决心坚定的防御者。有趣的是，两条战线采用的方法越来越相似，因为相同的经历促使所有军队得出类似的结论，但苏军的突击规模和对伤亡的承受能力是西线盟军无法企及的，这使红军得以赢得更大的胜利。达成突破后，双方的行动出现重大差异。美国和英国的集团军及

集团军群通常只留少量预备队，依靠发展阶段做出的临时性决策来采取行动。另外，他们倾向于谨慎前进，通常会使敌人获得宝贵的时间，从而部分恢复防御完整性。盟军高级将领中，只有乔治·S. 巴顿一贯大胆，但上级将他视为危险的莽夫。红军部署在关键方向的高级兵团，各层级总是拥有强大的、配备坦克的快速集群，以便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尔后再把战役胜利演变成战略胜利。在敌纵深实施战役机动的阶段被视为每场战役的决定性时期，这种机动必须大胆遂行，使敌人长时间处在被动状态。两条战线的一个共同点是：后勤枯竭是战役达到顶点的常见原因。不过，通过削弱提供给次要方向的资源，苏联人能在最具决定性的方向延长行动期，政治方面的考虑并未禁止红军上级指挥部门采取这种做法。

军事变革开始于 1917 年前后，在改变战争性质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加快步伐。正如本书表明的那样，某些军队的调整比其他军队更快、更完整，从而变得比其对手更加强大。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更加深远的技术变革已然出现，现在正加快步伐继续进行。这些技术不断改变着战斗性质，但它们很可能不会像社会经济和政治动荡那样，在 21 世纪发展得如此广泛。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影响力远远超出战场，“政治家和统帅首先应当做出最具决定意义的判断……正确认识他们所从事战争的类型”^①。自 1945 年以来，事实多次证明，政治领袖和军人们不明白克劳塞维茨呼吁的理解和谨慎，结果，他们的军队和国家遭受了严重损失。他们现在是否了解到政治和军事情报的局限性？他们是否认识到，爆发冲突时，即便看似最强大的联盟也存在弱点？最重要的是，他们是否考虑过新革命造就的心理冲动、政治诉求和生存主张？——它们从伊拉克和叙利亚向外扩散，经非洲大部分地区进入南亚和中亚，往往以让西方国家难以接受的形式表现出来。可以说，这对西方国家的利益构成更根本的威胁，程度远甚于传统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威胁。今天，西方国家的哪个政府、哪支军队正不断发展其概念体系和战争理论，以便在军事力量的公众和政治效能越来越受到质疑的环境下解决未来的问题？本书最后一章无意提供答案，但明确指出冲突的某些方面是不变的，西方强国处在忽视某些历史教训，因而抱有错觉的危险中。本书并不打算告诉当今军政领导者该去想些什么，但的确强调回顾历史能教会他们如何思考这一事实。

^①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著，迈克尔·霍华德、彼得·帕雷特编译，《战争论》，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6年，第88页。

CONTENTS

目 录

中译本序	I
序 言	III
鸣 谢	V
前 言	VII
序 章 苏联军事术语和编制指南	1
第一章 苏军 1944 年前的学说和实践	15
战前苏军学说的发展	15
从灾难走向胜利：1941 年至 1943 年的战争进程	23
不可思议的火凤凰：红军的重生	33
战役法的发展	46
第三个冬季和春季：科尔孙－舍普琴科夫斯基进攻战役	62
总结	74
第二章 1944 年夏季的战略性进攻战役	83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战略决策	83
白俄罗斯战略性进攻战役，7 月 23 日至 7 月 31 日	85
利沃夫—桑多梅日战略性进攻战役，7 月 13 日至 8 月 29 日	111
雅西—基什尼奥夫战略性进攻战役，8 月 20 日至 9 月 25 日	124
附录：苏军 1944 年的战役后勤	138

第三章 1944 年夏季，成熟的战役法	155
学说的发展	155
白俄罗斯战役中的战役法	162
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中的战役法	179
雅西—基什尼奥夫战役中的战役法	189
对 1944 年战役法发展的总结	196
附录：策划一场方面军攻势	216
第四章 一些结论	225
联合作战	225
东线和西线的战役法	238
贯彻战役法	244
第五章 对未来的一些思考	261
参考文献	279